

# 香港&城大：于繁花处遇繁华（一）

2018-04-16 甄甄 甄甄虚度的光阴



为了遇见你  
薛之谦 - 几个薛之谦



我常常觉得上天对我格外青睐，总是让好运不时地徒然降临一下，一如与城大的缘分。

当天津的小师妹转给我香港城大内地青年学者访学计划申请书的时候，我虔诚地梳理自己的研究兴趣，寻找并确立研究点，认真地写申请书；却没有想到，会真的一次成功！

或许幸运之神，不仅带来了好的运气，也打开了一扇缘分之门，把我推进多友闻集的大家庭里。这是一个连结了海峡两岸众多资深教授、青年才俊的学术共同体，我对它还没有任何的贡献，却开始泽被着它的荣光。我想，它既是我生命中一次难得的缘分，又将是不断激励我前行的精神之源！

今天，三月党的多友给我发微信私聊问：香港哪里好玩？

回复之后，细算一下，从香港归来的日子居然已经过去20天了，我却依然沉浸在“刚从城大回来”的错觉中。

思绪一旦飘远，记忆便排山倒海而来：那些在香港、在城大玩耍嬉闹时的欢腾与表达交流时的严肃像电影一样，画面交叠着蹦出来……



繁华之外：在“相互朦胧”中感受城市温度

香港，之于我，是一个繁华的符号，也是一个幻象般的存在。

它是历史书上那段不堪回首的被占领，也是直播镜头里深情回归祖国的那一种政治仪式；它是歌曲里顺着香江流过去看到的东方之珠；它也是我这个TVB剧死忠粉眼里的庙街、西九龙警署、尖沙咀、铜锣湾、旺角，还有大澳渔村……

未曾谋面时，香港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在我足不出户的日子里透过媒体镜像看到的各种场景，是被场所交换、远距离活动和传递性经验干扰之后的“现象性世界”的最繁华的那部分。



甄甄虚度的光阴

在香港的一个月里，最初的相遇一如我的想象，相似的川流不息、车水马龙，相似的依山傍海、高楼大厦，那是路过的所有城市都相似的繁华。如若有不同，那便是细节上的秩序和无人关注的自由。

城市的秩序真的不在于建筑与街道的整齐划一，更多的是在流动的人，在人与人之间的共识与默许。

比如在香港乘坐电梯，无论是学校里的直梯，还是又一城里的滚梯，所有乘坐的人都自觉地排队，自觉地站在一边让出一个急行道。没有任何提醒排队的文字张贴，也没有一个维持秩序的人，一切都自然地像本来就是那样。



公共场所几乎看不到抽烟的人，有也是三三两两，很自觉地站立在垃圾桶旁。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再小的茶餐厅、甜品店，都没有在里面吸烟的人。对于一个烟味超级敏感的我来说，这便是天大的舒适感。

让人暖心的是，红绿灯提示音的设置，它用节奏不同的声音在红绿灯视觉警示之外，为失明的人提供听觉警示。

还有一个延长交通灯的按钮，应该是给过马路慢的老年人设置的。

我还发现，在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卫生间都放有免费可用的卫生纸，有的还设有残疾人的专用厕位；卫生间无论大小，都干净整洁，即便是那些远在离岛上的荒凉之所，仍然能保持清洁与贴心。

这不得不让我感慨，于细节之处才更能感受城市的温度，更能呈现城市的文明。文明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不再是张贴出来、标记上去的外力约束。



同时，除了尊重，文明又以另一种方式存在，那就是无关注的自由。

繁华的街道、热闹的商场、清雅的公园，虽然到处都布满了人，但人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朋友，很少有路人之间过多的眼神关注。

无论是四处奔走的忙人，还是喝上午茶、下午茶开怀聊天的闲客，所过之处尽是戈夫曼所谓“世俗的不经意”。

那眼神里没有邂逅的渴望，也没有评判与打量的压力，更多的是一种“礼貌的疏远”。

当然，这并不是冷漠。

相反，如果你有困难去随便问一个人，香港人都很热情也有礼貌，虽然他们都操着一口我听起来相当费劲的粤语普通话，但我仍然能感受到他们的真诚。

或许这便是那种城市里陌生的安全感，彼此之间的信任不再来自人际间，而是对某种巨大的覆盖整个世界的抽象体系的信任。

感受到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你的穿着打扮如何另类、不合时宜，都不会受到任何异样的路人评判的眼神，你可以很自由、很大胆地随自己的喜欢。

事实上，我们去的二月份正是乱穿衣的季节，缓解了不少的尴尬。

唯一让我感觉不适应的，便是言语障碍。

在这个城市的大小公共空间里，充斥着我永远无法搞懂的广东话和我冷落多年的英语。

语言不通让我变得笨嘴拙舌，让我变得敏感又卑怯。

说心里话，这是我第二次因为语言障碍而开始自我退避（第一次是到城里读大学时发现普通话说不好），这种不适感一直折磨着我，却也慢慢激起我久违的少年意气。

或许，只有折磨才会让人成长。



(图片说明——  
我说：“这张图很简洁，可以作书的封面了。”  
朋友说：“非虚构力作：陆妹” ) ——请问，这是褒奖的话吗？ 🙄🙄🙄

(未完待续)

Report